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 第二十七回 戰蛟王連江失計 收蚌女烏澤復仇

老蝦歸，將子孫調齊，來在蛟宮聽用。蛟王升坐查點，老蝦子孫個個手執鐵鉗，額上頂刀一柄。蛟王曰：「兵丁要有雄威，不執劍則持戟，爾蝦宮士卒，乃執鉗頂刀，其殆欲與連江當火頭軍乎？」老蝦曰：「吾家子孫善使兩鉗，不怕爾飛天漢子，被鉗夾著，以頭一觸，立刻喪亡。」蛟王曰：「既有如是威風，且與吾蛟子蛟孫試試武事。」老蝦即命鐵臂大蝦與蛟子鬥。蛟子剛欲舉手，而鐵臂蝦倒於地中，跳躍難起。蛟王曰：「爾之士卒風捲即僕，如何能敵海兵？」老蝦曰：「吾子孫手足雖多，瘦弱之極，所以易僕。」蛟王點首曰：「無怪世之謙言弱者，輒曰蝦將蝦兵。」老蝦曰：「誠如王言，吾屬只可為後隊矣。」蛟王曰：「誰當前隊？」老蝦曰：「老蚌可耳。」老蚌曰：「吾家概係女流，被爾刁及蛟王，聽其調用足矣，何可當夫前隊。」老蝦曰：「爾子孫軀殼最大，而且善於開闔，與世之善用藤牌者無異，以為前隊，擋彼鋒銳，劍戟不能傷。鏖戰多時，後隊突來，乘其慙而攻之，必獲大勝。」蛟王曰：「此計甚妙。」遂調老蚌為前隊，排列以待。連江兵至，遙見海角旌旗蔽日，劍戟如林，即令海兵周圍扎住，前營後哨，密密嚴查，不准水妖漏網逃去。營壘紮畢，連將軍登驪崗紺A傳蟹虎、蟹豹、蟹狼、蟹彪四將，來至中營，曰：「明日五更，命爾四將各領人馬，左右分隊，一由海岸向東，抄蛟營之右；一由海岸向西，抄蛟營之左。以連珠炮響為號，進兵剿殺。」四蟹得令而退。又傳鯉魁、鯉雄曰：「爾二將各領兵一隊，由海岸西去，直到島嶼之上，紮營二座。如連珠炮響時，以半隊守營，以半隊截殺蛟妖退路。」二將得令，退出中營。帥令復下，調鯨吞、鯨吸二大將軍，囑曰：「明晨起兵攻打老蛟，命爾二將為前部，隨帶連珠號炮，如抵老蛟營腳，接連放之。」復調黃旗總統黃丙、黃寅、黃丁三將入營，曰：「明早攻打蛟營，爾三將統爾兵丁為三隊，再調烏家將士烏乾、烏坤，統領烏旗兵為二隊，其餘青白赤旗兵將留守營寨焉。」分調停妥，帥營中鼙鼓初播，諸營將士飽餐戰飯，二播各持軍器，三播炮聲一震，耀武揚威，分隊並進。

老蛟見海兵如蟻，四面來攻，將蛟部子孫四面迎敵。蝦部分為二隊，以載島嶼之兵。蚌家娘行為前部先鋒，高插鮮紅旗幟，上書「娘子軍」三大字，微風飄蕩，儼似春日桃花。蟹部隊伍紛紛，各繞東西而至。娘子軍亦分東西兩路敵之。正酣戰間，東隊蚌女珠光口噴紅珠一粒，吹入天半，愈墜愈大，俟墜下時，火光逼人，倏烈難近。蟹彪、蟹虎不能久戰，避入石穴。

西隊蚌女珠英口吐一粒黑珠，墜下塵來，遍地煙生火出，蟹狼、蟹豹鬚眉皆失。追奔數十里，亦入石穴而潛。連江聞報四蟹失利，連珠炮響，各營士卒一擁殺入。蛟兵奮勇爭先，鯉魁、鯉雄勢不能支，逃入海內；鯨吞、鯨吸均被殺戮，倒旗奔奔。

其時，連江營中只有黃旗、烏旗尚紮陣角。蛟王令下，命珠光蚌女去破黃旗兵。珠光得命，謂珠英曰：「吾領士卒去破黃旗兵時，烏旗軍必來夾攻，爾可偃旗息鼓，潛於島側，待烏旗兵到，乘勢截殺，可獲全勝焉。」商議已定，直向黃旗陣內殺來。黃丙出陣迎敵，力怯敗去。黃寅執戟接戰，將欲敗矣，黃丁手持飛雪寶刀，奔出陣外，指定珠光曰：「未出閨門的丫結醜女，敢與丁爺一戰乎？」珠光笑曰：「黃皮瘦骨，身矮而小，恰似海八狗兒，豈要與仙子鬥法耶？」黃丁曰：「小丫結，爾恃骨在外面，不能傷及爾軀，今日遇著丁爺，偏有收爾法術。」珠光曰：「爾有何法，任爾施出，吾不畏之。」黃丁緩緩在懷取一海鶴，向珠光拋去。此鶴嘴尖而利，珠光俱傷其體，忙閉兩殼。鶴亦畏嘴被珠光相夾，退後立於珠光之旁。珠光恐為黃丁所擒，兩殼剛張，鶴又旋至。相待甚久，珠光乘其不意，開殼噴珠，鶴暗火光直冲霄漢。黃丁見得，大聲呼曰：「好厲害。」遂偕黃寅、黃丙向水而逃。烏旗兵擊鼓催陣，來救黃旗，又被珠英阻定去路。烏乾昆仲與珠英蚌女戰於海濱，珠英口吐黑珠，煙迷四面，兼之煙中生火，烈燄彌天，烏旗兵盡皆爛額焦頭，紛紛散去。

連江見二旗大敗，退歸中營。二女叫罵營前，不堪入耳。

連江但命士卒營門緊閉，弗准出戰。蚌女姊妹只得撤兵而還。

連江即日修表，命水母速回龍宮而奏。龍君展而開之，曰：「臣連江自領士卒以討老蛟，海西角外嚴設重兵，深慮該部暗逃，貽害不小，陰謀密計，無非欲入蛟窟，擒蛟王，誅及蛟子蛟孫，不留餘孽。孰料今日晨刻興兵，老蛟四面接攻，我師敗績。望龍君另遣能將，速速前來，破此蛟妖，以清四海。飛表奏聞，祈宥臣不死之罪。」龍君閱畢，大驚曰：「孽蛟久泊海角，僭稱王號，吾未深究者，純以慈仁待之也。茲以烏合之眾，敢逆王師。若不剿除，終害水國。然海內能將業已遣發，連江表中另遣之說，如何計議？」正在龍宮心懷憂感，烏澤丞相入而奏曰：「水國能將，如鯨吞、鯨吸，絕無敵手，尚且為彼所敗，他將可知。依臣愚見，一面遣鱸家將士，統及鮐氏子孫，回到連江營中以壯軍勢外，修書東去請鱸氏兄弟，興兵前來。蛟王聞鱸氏之名，必敗下風，獻降表焉。」

龍君曰：「鱸氏兄弟固稱海中名將，然居心甚毒，恐將老蛟敗後，另起異見，覬覦水國，又如之何？」烏澤曰：「鱸氏之素所尚者，珠玉也。君以重寶賈其心，自然德王而不仇王矣。」龍君聞奏，慮一人之識見有未到，復傳赤鯉學士酌議而行。赤鯉來宮朝見畢，龍君以賈賄鱸氏之言商之，赤鯉曰：「鱸氏兄弟乃化外強寇，事不可共也。如一共事，則戀吾財寶，不時相索，予則喜，弗予則怒，必枝生節外，俾吾國無寧日，不若老蛟尚有仁心。」龍君曰：「鱸氏既不可驅使，老蛟如是猖獗，若何退之？」赤鯉曰：「今日之戰，皆為紫霞真人闖道而起，值此海兵大敗，可命烏澤入紫霞洞府求彼一助。老蛟擊奮，安敵仙兵？」龍君喜曰：「赤鯉學士真大才也。」遂命烏澤往告紫霞。

烏澤領旨，拜辭下殿。赤鯉謂之曰：「烏丞相此去紫霞洞中好好哀懇，倘得仙兵來助，蛟宮可破，蛟王可誅矣。但爾乘雲天半，不可島上觀兵，如其不信吾言，被蛟營擒著，搬兵仙洞須絕口不提，不然丞相此去，恐難再入龍宮。」烏澤曰：「赤鯉學士休以烏氏為悶頭龜也。事到臨頭，當縮首時吾首自縮，以故一生所遇，無甚大禍焉。」赤鯉曰：「吾見爾頭小腹大，行路最笨，深為爾慮，不料竟有此妙也。」烏澤曰：「吾之縮頭法，原本妙不可言，奈傳諸世人，總無有能效者。」言已，袍袖一展，直上雲車。

剛到海島峰頭，正值連江與蛟王大戰。烏澤立在雲際，觀望不捨。珠光仰視島峰之上，黑雲冉冉，不動而凝，心知其中有妖觀陣，暗乘海露衝入雲內，詢曰：「何處老魅，偷觀陣勢？」烏澤曰：「吾乃海島遊仙，閒遊至此，遇見對壘海岸，因而停雲相勢耳。」珠光曰：「觀爾雲頭獨立，怒形於面，其心必有不平。爾休誑吾，可實言之。」烏澤曰：「吾無他故，將何言乎？」珠光曰：「爾必龍宮來人，探其消息者也。待吾擒去，以見蛟王。」烏澤剛欲逃走，早被珠光一手擒著，扭歸營寨，捆見老蛟，被烏澤巧辯釋之。珠光遇於營外，偷視烏澤，怒氣勃勃，復又扭回本營，老蚌以繩束而弔拷，烏澤受了無數鞭撲，乃哀之曰：「吾名烏澤，因洞中無事，天外閒遊。蛟王既已無仇於我而釋之矣，爾又何必苦拷弔如斯。倘異日落吾手內，此仇不報，實不甘心。」老蚌曰：「吾欲釋爾，恐爾為龍宮所使，搬弄仙兵。」烏澤曰：「吾素居島外，自仙道修成，未服管轄於龍君，爾何疑之甚也？」珠英在側，見其慘切可憐，亦於老蚌前祈情釋放。珠光曰：「吾見此老形容，常常外望，似有急切而恨不能脫身者。若屬龍宮所遣，在紫霞洞內祈仙助陣，則吾類無子遺矣。吾妹何以外面之哀情，而不思其內之毒念乎？」烏澤是時計無所出，又迫於身負王命，哀乞無靈，不得已而現出原形，將頭緊縮，掀之不動，魔之不行。士卒稟於老蚌，老蚌笑曰：「可扛至市鎮，售與藥室中，煮之為膠，療人疾苦。」珠光曰：「有此大龜熔膠售世，甚於千百小龜也。」烏澤頭在腹內，答曰：「龜可成膠，傳之已久，人人皆識。至於蚌肉清火，吾必傳出，俾世之多火者，搜盡其肉而食之。如爾十年老蚌，熬膏以治火目，一點即明，亦同傳於世焉。」言及此，旁一女將吼曰：「老龜所言，宜有分別，不然醫人火目，必累我石家子孫。」烏澤曰：「女將何名？」女子曰：「妾石姓，名決明，蚌氏之遠房耳。」烏澤曰：「爾乃治目之良藥也，即不分別，人皆知之。」老蚌曰：「老龜多嘴，備與之談。力士與吾打入土牢監之，待將連江擒來，再作區處。」力士得令，遂監烏澤於土牢。

是夜，珠光、老蚌為蛟王所命去劫連江大營，珠英獨守營中暗自思曰：「四海龍君，乃敕封上天，以管轄水族者，老蛟為化外

之孽，前助毒龍以害三緘。夫毒龍乃佛祖無為習道安禪時所制。倏而逃出，大道修成，法力無邊，倘被收伏，吾輩有何法力抗阻龍兵？倘天仙來助，勢必崑崗失火，玉石俱焚矣。

吾觀烏澤必屬龍宮貴宦，乘以夜靜，試去恬以甜言。如果係水國臣僚，竊意釋彼歸，他日老蛟被擒，吾身庶有生。」獨至土牢，詢曰：「烏大人安否？」烏澤伸出首來，見是珠英，忙忙縮入。珠英曰：「吾今夜至此者，非有毒念，特為釋爾也。爾將首伸出，好與爾言。」烏澤曰：「爾言真耶？可盟一誓。」珠英曰：「如懷假意，死無厝所。」烏澤聞誓，仍化人形，與珠英同坐牢內。珠英低聲詢曰：「大人係受龍奉何職？」烏澤曰：「爾誓已盟，吾為爾告。吾乃龍宮丞相，宮王旨意，向紫霞仙洞以求救援，不意偶爾疏虞，被珠光所擒，受下無窮挫辱。天兵一到，必掃類而誅。」珠英曰：「妾欲釋君，君將何以處妾？」烏澤曰：「老夫季子尚未有偶，爾如釋放吾出，仙兵搬到，破卻蛟王，吾奏龍君赦爾無辜，納為吾媳。」珠英曰：「為媳固非所望，得保殘軀足矣。」烏澤曰：「爾快釋吾，吾不負爾。」珠英遂將烏澤放出，待以厚筵。

烏澤飽餐，乘雲而去，來到紫霞洞府，悉訴其由。紫霞率領門人，駕動祥光，頃到海角。停雲俯視，見連江營寨已為蛟王所劫，忙命復禮子、虛靈子、靈昧子各執仙寶，暗墜雲頭。

其時，連江幾被蛟王擒著，正在窮迫之際，復禮子以撐天如意當頭擊下，老蛟鮮血直噴，死於陣前。虛靈子提綱挈領，布下有條羅網，群妖皆為擒之。無名者釋之，惟將老蝦、老蚌、珠光、珠英，束捆交與連江。

連江拜辭紫霞暨復禮諸子，率領士卒，奏凱回宮。龍君升殿，晉封烏澤以國公之爵，加連江為平妖治怪奮勇安瀾大將軍。

誥封后，連江帶上老蝦、老蚌、珠光二女，奏請龍君發落。龍君審詢叛逆情由，蝦、蚌皆答以毒龍、老蛟勢迫乃躬，不得已而任其調用之語。龍君未下斷詞，旨命國公詳審議奏。

烏澤帶回府內，審詢老蝦曰：「爾家蝦將蝦兵，武事一無所能，何敢叛逆水國？」老蝦叩首泣曰：「老蛟勢迫，不得不然。」烏澤曰：「此時爾胡不奏聞龍君乎？」老蝦曰：「老蛟子孫兇惡異常，而且阻定四隅，水國從何而入？」烏澤曰：「爾雖強辯，情有可原，若以國法論之，不將爾為湯蝦，必以爾為鹽蝦矣。念爾勢迫二字，吾奏龍君，俾爾得以生還。」老蝦聽言，叩首不已。老蚌見老蝦有此生路，遂向烏澤哀曰：「烏國公如釋娘母歸洞，願於每歲進珠一粒，以為大人壽。」烏澤怒曰：「爾吾仇也，與吾弔在西廊，明日再詢。」